

## 野趣

张昕

乡野之趣,或旷野之趣,若不寻觅必不可得。

“野”字,用一点放荡不羁、恣意随性,些许无拘无束、无忧无虑,把藩篱、桎梏以及世间的一切约束抛之脑后。而野之趣,莫过于打破约束之快感,拥抱自然之快意。徜徉天地间,以野草野花为邻,山鸟虫鱼为伍;沐林中之晚风,抚山间之晨露。

试想躺在草地上,侧身即可轻嗅花香,仰望有无尽苍穹,任思绪驰骋,遐想万千。偶有一二小虫爬上皮肤,不必惊叫跃起,急忙掸拭,甚至踩上一脚,使无辜小虫一命呜呼。闲观其在指尖攀爬,享受与小虫的亲密接触,继而轻轻放回草地或花瓣,让小虫继续忙碌于当下,不亦快哉。

上班经过的公园,有一处幽泉。初不起眼,直到一独钓者日日而至,方知幽深之所大有妙处。幽泉者,实乃一小潭,纵向延伸处种有树木,皆合抱粗,更显得潭水深幽,窈不可测。潭边多兰草,“兰生幽谷,无人自芳”。日日骑车经过,我常常注视着那两朵蓝紫色的兰,在大片的绿中悠然自赏。风拂过,幽兰的芳香还未至,我已跑出好远了。兰边有石,依兰而卧。石旁是如丝碧草,草下是一汪清泉。仿佛按照山水画上的布置,兰、石、草、泉以最合美学的姿态,在喧闹的路边和不远的林子间,自成一体。不知潭中有何物,想来定是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否则,哪会有如约而至的独钓者呢?静立风中,钓起的又何尝不是一点寂寞,些许光阴。

我还未曾有过野钓之趣。想来于水滨的野草丛中或立或坐,注视一平如镜的水面,等待上钩的鱼儿,此时的思绪是纷扰不定,还是平静如水呢?等,是划过脸颊的一缕风。静静立于芦苇上的一只蜻蜓,轻轻抖动几下翅膀,日光就淡了。浮子还未动,所有的急躁都无动于衷。于是等待的风再次从心底拂过,荡开的涟漪一圈圈,是时光的年轮。我还没有太多的阅历领会钓胜于鱼的道理,急于求成让我觉得捕捞远比钓的收获大。

老家的屋后是村庄和田野。幼时奔跑在乡野,除了野草野花,很想捕捉些活物玩耍。田野的沟里,偶有几只螃蟹出没。我和弟弟脱了鞋袜下到沟里,先用泥堵住沟的一头,再用一只小盆舀尽沟中的水,那些浑浊沟水



童趣 苗青 摄

中的小活物就躁动不安起来。于是小小的鱼儿,横行的螃蟹统统被装进小盆。扒开稀泥,泥鳅就翻滚而出。许多泥鳅裹着稀泥从手中滑落,我们就用手捧起。待到这块沟渠被来来回回搜寻了几遍,再无它物可捉时,我们浑身是泥地回到家。在压水井边洗净手脚,再将抓到的鱼蟹倒进更大的盆里,看它们在清澈的井水里游动。到了中午,妈妈用油盐酱醋将这些鱼蟹变成一盘难得野味。那鲜美的味道从久远的时光里弥漫出来,充盈了许多寡淡的日子。

没有鱼蟹可捉的时候,野果已在乡野的大地上孕育出来。田野的水沟旁,大蓬的茅莓斜倚而出。茅莓者,郊外常见之野果也。在我的家乡,大家都称之为“小蒙子”。茅莓不似蛇莓果,二者虽外形相似,但一个娇嫩可人,一个则听来使人胆颤。大人唬我们,蛇莓果是蛇喷了气的,吃了会死掉,这让我们对此更加敬而远之。遇见绿草茵茵间点缀的红色蛇莓,即用脚踏碎,以示决绝。而茅莓,越发显得可爱可口了。茅莓红色呈卵球状,秋风渐起,在一大蓬锯齿状的叶片中间微微摆动。轻轻拨下一个小果子,沾着清晨的露水放入嘴里,酸甜的滋味就从唇齿间溢开。一捧鲜嫩的茅莓放在掌心,就仿佛拥有了所有的快乐。

风为大地播下种子,历经雨露风霜,在收获的时节开始下一个轮回。所有被放入口腹,被时间消化的果实和种子都成为记忆的一部分。风、大地以及万物本身,都在日升月落里,遵守着一些规则。而规则是约定俗成的沉默,像春雷后钻出地面的嫩芽,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星。

春日湖边有一场徒步活动。所有的树和花都按部就

班,依次排列。唯有风,改变了枝丫生长的长短和方向,改变了一朵花不自然的凌乱。许多野蒿在大地上生长成形,紫嫩的叶柄上有细细的短毛。我的家乡素有农历三月三食蒿子粑的习俗,于是妈妈像发现了新大陆般,立即拿出一只袋子,在路边采摘起蒿子。风微寒,春阳灿烂,正准备把经历了一冬酷寒的大地慢慢烘暖。掐起蒿子头,放到手旁的袋子里,这个动作竟引起了许多人的围观。有询问蒿子粑做法的,有讨教洗蒿子不涩方法的,还有人问这是在做什么……大片绿色大地上,盛开着蒲公英、婆婆纳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。油菜花似抹上的一笔黄,不久就会喷涌而出,像梵高笔下耀眼的色调,暗藏着奔涌的情感。

回到家,妈妈将蒿子洗干净,揉碎,剁成碎末,挤掉绿色的汁液,一大袋蒿子成了手心一团绿色的球体。米粉用水泡开,切好咸肉丁,加上蒿子,揉成团再做成小粑,用油煎成外焦内软。我又品尝到独特清香的味道。只是这样精细的加工,大地的气息荡然无存。我想起老家菜园的篱笆边,在大片的荆棘丛里,摘下酷似荆棘的扎手的刺苔。剥开刺苔的皮,将嫩绿色的小茎放入口中,那是春天在身体里化开,成了生命的一部分。

日日经过的路旁,白杨叶落。许多夹竹桃和灌木被铲除,开阔的视野里,曾经的一片荒野已成公园。步行石子路旁,园林设计的草木依次静立,刚铺的草坪喘息未定,新安的座椅油漆未干,刚装修的亭子闲人免进。

大片的黄叶从高高的枝头一跃而下,一个季节就开始了。秋日,望远。天空高邈,旷野遥远,而乡野远在时光的边缘。

## 扔猫

赵瑞霖

我去找大强的时候,他的样子很狼狈。满脸灰尘,头发上还有一点蜘蛛网。

他正半蹲在门口看这个坐在他对面的猫。猫却很惬意地舔着爪子,发出低沉的“咪呜咪呜”的叫声。

我问大强:“老哥,你这是干嘛了?”

大强也没废话,看了我一眼说:“我和这猫干上了。”

和猫干上了,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要知道这只虎斑猫小的时候十分可爱,深得大强和他媳妇的宠爱。

正当我还在回忆这猫小时候的样子时,大强说话了。“老弟,这猫还是得扔。你陪我去吧!”

“扔猫?你疯了么?你不知道家养的猫,被扔到外面很快就会死的。”我满脸狐疑道。

“死了最好,它不死我都要死了!”大强恶狠狠地看着还在舔自己爪子的猫。

“你要知道,扔猫会有报应的,会被诅咒。而且如果传到网上,你会被人喷死的。”我吓唬他说道。

“实在扛不住了,这猫才来时候是还不错。又可爱声音又奶,那一个乖萌啊。可是这几个月越长越大,淘气得不得了。我家的厨房都被要被它掀翻了,还有我媳妇的化妆品香水,全都糟了殃。我非要把它弄走,不对,是扔了它。”大强这才转过头来对我长言了一番。

于是,大强拖着我开始扔猫计划。

我骑着电驴,带着大强。他用一个纸壳子放着猫,抱着纸箱子坐在我的车后。

我大约骑了二十多分钟,看到了一个公园。大强让我停下,就这里了。正值中午时分,公园里十分宁静,不得不说这是个扔猫的好地方。

大强抱着纸箱子,找到了一片灌木丛。稍微封了下箱口,便把纸箱子塞了进去。然后又用脚向里面推了几下,猫叫了几声也没有了声音。

这下搞定了,大强满怀欣喜喊我回去了。谁知我刚骑了没几米远,身后传来一声猫叫。那只虎斑猫又直挺挺地立在我的车后,朝我们叫着。

我停下车,大强骂了句脏话,就跑过去抱起猫,扔进公园的河里。当时猫叫地可凄惨了,我都有点想骂大强了。

大强让我别管,现在一起去吃麻辣烫。

我说,猫会不会淹死?

他说,死不了,猫不是有九条命么?

心不在焉地吃完麻辣烫,我把大强送回家。刚到家门口,真是见了鬼了。

那只虎斑猫竟然还坐在门口,舔着毛朝我们叫着。那叫声好像在嘲笑我们,我又回来了,你们能把我怎么样!

这一刻,大强好像有些崩溃。他让我先回去,他要开车把猫送走。

我目送他把汽车后备箱打开,把猫塞进去,然后扬长而去……

第二天,我在家给大强开视频问那只猫怎么样了。

大强略带苦涩地说:“不扔了,不扔了。”就挂了我的视频。

几天后,我才听大强媳妇说,那天下午大强一路狂奔了三四十公里,找了个废弃的工厂把猫丢在一个很深的废弃煤炉里。他心想这次,猫回不来了吧!

可是半夜时分,他和媳妇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

没错,这只虎斑猫用爪子在挠门。

它又回来了!

扔  
佚名 摄